



25岁,梦想建一栋新房子

## 哈尼族女焊工: 苦练技术 渴望被认同

本报记者 黄榆  
本报通讯员 赵晨

“看到诱人的火腿、零食,馋得我直咽口水,可最多只能花3元钱。”回忆起一年前刚找工作的窘相,毛文英语气里仍能听出当时的无奈,“当时5角钱一个小馒头,一天最多买三个,配最便宜的咸菜。连续5天,一共花了3元。”

90后的毛文英来自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县大羊街乡新村,一年前,大专毕业刚到昆明的她,从火车站一出来,钱就被偷了。找老乡蹭床睡了两星期,拿着借的100元,充话费后只剩60元了。“在找到工作前每天只能花3元,我终于在到昆明的第12天找到了工作。”此刻的毛文英像当时一样,舒了一口气。

焊枪欢快地喷吐着耀眼的光芒,防护罩的背后,闪动着一个娇小的身影,现在的毛文英是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爱爱小区项目经理部的一名女电焊工。娇小的她在一群工地大哥中间特别显眼,工友们喜欢毛文英的热情和好学,都叫她小英。

### 慢慢爱上焊花飞舞

4月的昆明已是艳阳高照,《工人日报》记者来到毛文英的工作地点,只见“全身武装”的她低着头弯着腰,右手持焊枪,正埋头焊接椅架。

毛文英的工友告诉记者,这个90后女孩在工地上干活不怕苦不怕累,每天问师傅最多的就是两个问题:这个应该怎么焊?这个钢筋尺寸应该留多少?

或许天生是学电焊的料,毛文英练了三天就上手了。当时,她还在做普工,只能边上班边学习。师傅在哪里干,她就跟到哪里看,想方设法当师傅的下手,回去后自己再好好琢磨。

尽管学得快,进步也快,但刚开始时也难免手忙脚乱。一个不小心,焊渣喷溅出来或者火星掉下来,不是烫伤腿,就是烫伤脚。但这些小伤小痛没有让她退却。相反,她慢慢爱上了这焊花飞舞的美丽场景。

电焊工不仅是技术活,还是体力活。首先就是手腕力度要足,两三斤重的焊枪,一拿就要八九个小时,刚开始时,毛文英手酸得抬都抬不起来;能蹲、能站也是电焊工的基本功。为此,她一有机会就练习蹲、站。休息时,别人坐在椅子上,她总会选择蹲或者站。功夫不负有心人,现在,焊接设备一蹲、一站四五个小时,她也从不说腰疼。

焊接得好不好,还要看眼力。在毛文英手中,焊钳倾斜一点,眼前“刺”地一声飞起一片璀璨的焊花,弧光耀眼。眨眼间,焊点变红,椅架连接点慢慢被“缝合”起来,青蓝色的焊面上焊点均匀而平滑。

### “只要努力,行行出状元”

“小时候家里穷,寨子都比较落后。享受到九年义务教育免学费政策,我读完了初中,大毕业后,在村里也算有文化的了。”毛文英告诉记者,现在在家里盖新房子能有补贴,这让她对自己的梦想很有信心。“出来打工就是为了能在家里建一栋新房子。”谈及梦想,毛文英很兴奋。

对于为什么会选择学电焊,进工地,毛文英抿嘴一笑,“现在不少同龄人都想找干得轻松、工资又高的工作,眼高手低,但哪有这么好的事呀。”在她看来,只要努力,行行出状元。因为老乡是专业电焊工,毛文英想学着可以多学点技术。“现在工地条件也好了,虽然女焊工少,但谁说女子不如男呢,女生也照样可以的。”毛文英的骨子里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现在我每月工资都近4000元了,年底成为熟练工的话还能加800元。”

独自一人来到昆明,让毛文英感受到生活的不易。除了工作的辛苦,最让她难受的是,自己目前还无法融入这座城市。“就算在同一个餐馆吃饭,也觉得城里人之间存在差距。”她每天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就是想要得到他人的尊重,得到社会的认同。

“我想这种感觉是所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共鸣,我们渴望自立,追求自主,希望生活得体面又有尊严,希望自己有所作为,有朝一日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她说。

毛文英的床头放着几本书,每天下班她都会回到宿舍静下心来“充电”。这时候她能抛弃所有的烦恼,沉浸到自己的世界里。

毛文英正准备找师傅讨论遇到的技术问题。  
本报记者 黄榆 摄

# 进城后第一份工,我们选择“技术流”

## ——四名青年农民工的职场之初

本报记者 吴雪君

4月22日下午,在海口五指山路新天地足浴休闲中心,晓琪端着一盆洗脚水敲门而入。

晓琪的工号是58号,虽然是店里最年轻的足疗师之一,但大家对她点赞的不少,“手法熟练,力度到位,为人亲和。”

“我们做足疗的,最高兴的就是有回头客。”晓琪的老家在湖南桃江县农村,今年将满20岁。初中毕业后就辍学的她,为供弟弟妹妹上学,2017年,在老乡的介绍下,她来到海口成为一名足疗师。

足浴城里的洗脚工就像是流水的兵,换得很快,晓琪却在新天地足浴一待就是两年,“刚开始心里也有抵触情绪,在很多人眼里,给人洗脚是‘不正经’的行当,而且还容易让人想歪,不过慢慢就明白,毕竟这还能学门手艺,比常年在外打工好。”晓琪说。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足疗师是城市“新蓝领”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这些生活工作在城市、为城市日常运转贡献力量的基层工作者,从事的工作具有一定技术含量,能够顺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如今,越来越多像晓琪一样,想进城又没有一技之长的年轻外来工选择进入这个行业。

### “这一行不缺能吃苦的人”

“晓琪,我最近肩膀酸痛,你帮我调整一下?”

“没问题。我帮您做个穴位推拿和拔罐。”

刚送走一位客人,晓琪又被一名“回头客”点了名。仅今天一天,她就被点了3次号。

“熟练的技师和新手,学过的跟没学过的,差距是很大的,一上手就能试出来。”晓琪告诉记者,技师培训一般需要一到两个月,既要学习中医理论,又要实践。“你看我手上突出的老茧很难看吧,这都是这两年日积月累‘练’出来的。”晓琪记得,刚开始时自己和很多小姐妹练习技术练到哭,实在痛得厉害,就用热水泡,或用艾草蒸。偶尔休息时,她们之间也会相互按摩一下,但客人一多,就顾不上了。

如今,晓琪最让客人满意的地方在于,她用手一按,就能把客人身体的大致情况分析个八九不离十,还能“对症下药”,效果很不错。

“干这行没有保底工资,全靠自己一双双脚按出来。”晓琪说,一个80分钟的休闲套餐,提成25元;100分钟的保健足疗,提成30元。虽然回头客越来越多,但点一个号才5元。“钱不多,主要体现了客人的认可。”说到收入,晓琪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随着“点号”频率越来越高,晓琪的收入也随之增

加,上个月她拿到了6200元,是她刚入行时的两倍。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现在足浴行业普遍对技术要求很高,并有一套“级别体系”,从一段开始到九段,数字越大,技术越好,也越难做到。普通技师按摩一位客人,提成25元,拿到高级技师证后提成就有38元。生意好时,一天被叫七八次号,如此一算,月收入能达到七八千元。

“我们这一行,从来不缺能吃苦的人,你技术提高了,不仅能给客人带来更好的服务,自己的收入也相对会提高。”晓琪说。

### “回镇上开家足疗店,靠本事吃饭”

又送走一位客人,晓琪站直身子,双手叉在腰间,扭了又扭。

“每天从12点干到凌晨,生意好的时候,连歇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刚开始做时回到宿舍连手都抬不起来。”尽管从事这一行业才两年多,晓琪双手拇指指关节处两块突出的肉茧已经特别明显。

工作不稳定,强度大,环境差,时间长,是这一行业的从业者抱怨得最多的问题。晓琪坦言,干足疗师这行,有三个困难必须要克服:一是工作辛苦,对

体力要求高,干久了腰部和双手劳损会比较严重;二是日夜颠倒,每天中午12点上班,一直要干到凌晨一两点才收工;三是社会歧视,“好多人一听说你是‘洗脚妹’,那眼神儿立刻就变了”。

干完活的空隙,晓琪没有回休息室,而是径直走进了走廊尽头的一个小房间。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空的地方堆满了书。记者翻了翻最上面的几本:《人体经络穴位图》《足疗养生》《经络养生》。

“这些书是最近正在看的,不学不行。”在晓琪看来,足疗师除了是技术活、体力活,还是个脑力活。平时,她们会不定期地上培训班,学习养生知识,学习看人体经络、穴位图等。同时,店里技术督导师也会突击“考试”,要熟记穴位、经络的理论知识和按摩程序。如果客人有胃病、便秘、感冒,甚至是高血压,足疗师基本都能按得出来。“用心学好,讲到客人心坎里,他们就会肯定你的专业知识,也会对你比较尊重。”

“我想好了,以后等弟弟妹妹上完学,攒够了钱就回老家,在镇上开家小足疗店,靠本事吃饭。”晓琪说。

## 18岁,面临转正压力,不放过任何展示、提高的机会

### 见习随车机械师:自学动画增强竞争力



杜宗健正在专心制作安全生产宣传视频。

本报记者 李国 通讯员 陈亚摄

本报记者 李国

“我要制作一个安全宣传方面的动画短片,正在构思剧本。”又一次被借调到公司党群宣传部门的杜宗健正坐在电脑前,时而蹙眉沉思,时而敲击键盘。“目前的设想是,工长正组织大家学习近期事故案例,一名职工一边玩游

戏,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

在中铁成都局重庆车辆段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人日报》记者见到了18岁的小伙子杜宗健。去年,从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他应聘该公司,成为了重庆西动车所的一名随车机械师见习生,工作不到一年,尚未转正。因为踏实肯学,并有制作动画方面的特长,杜宗健已经多次协助公司宣传工作。

### 走出大山想找份好工作

“我是农村出来的,和城里的孩子相比差距太大了。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慢慢在这座城市站稳脚跟。”杜宗健说,他想当一只不断前进的蜗牛,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人生价值。

杜宗健出生于四川巴中一个偏远的农村,父母在家务农,一个哥哥也已经参加工作。“我回一趟家要转好几次车,一天的时间才能到。”他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父母都希望他能够走出大山,找一份好工作。正因为如此,他选择了与铁路相关的院校就读。“最开始我想开火车,但是到学校之后,接触到车辆检修技术的知识,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专业,也想好学一门技术在手。”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杜宗健大学期间做过多份兼职,临近毕业时,恰逢该车辆段到学校招聘。考虑到未来发展,杜宗健决定应聘这家“大公司”。经过层层筛选,他也成功进入了该车辆段,从一名学生变成了随车机械师见习生,这份工作也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 做好“兼职”不耽误本职

杜宗健告诉记者,随车机械师的工作职责是要负责车辆的桌椅板凳、机械动能等一切问题,而一辆列车正常情况下只有一名随车机械师,所以要求很严格,这个岗位上的新人都有一年的见习期。这期间,见习生的主要工作就是将理论和实操结合,待考取相关的资格证后,才能正式上岗。

“资格证考试有10个大项,48个小项,每个项目都合格后才能拿证。”杜宗健说,现在他已经通过了一大半的考试,很快就能从见习转为正式。“转正后,我的收入会提高很多,也能早点让父母享福。”

“我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与很多同龄人相比差距也不是一星半点,但我不甘心做一条‘咸鱼’。”杜宗健想得长远,他说,尽管面临着成家立业的压力,在经济上家里几乎给不了帮助。但他相信,通过不断努力,总能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我不做‘咸鱼’,要做一只不断前进的蜗牛。”

## 18岁,忙时1天站10小时,从笨拙到专业,用技术赢得认可

### 头皮护理师:凭努力和本事立足城市

本报记者 柳姗姗

到今年4月,徐爽刚好进城打工满1年。从初入职场的失落、焦虑到如今的从容、自信,这个18岁的小姑娘,正在用坚持和努力,追求蝶的蜕变。

### 职场第一课:事事用心

徐爽的老家在长春德惠市升阳乡苗家村,去年年初,17岁的她刚上初三,因为“觉得上学没意思”选择了辍学。

“曾想过去技校学点技术,但妈妈不放心我一个人到城里学习打工。正好舅舅在长春打工,我就过来投奔了。”徐爽笑呵呵地说,当时的她以为这份工作就是每天给客人做出漂亮的发型,轻松、开心,但一人行才发现,“理想和现实差距太大了”。

徐爽最开始要学的就是洗头。“原本我以为这有什么难,真没想到竟有那么多讲究和技巧。”初入职场,她学到的第一课就是:没有什么工作是简单、容易的,想要干出样,必须事事用心。比如,在洗发过程中,水温调节、裹毛巾方式、手指力度、穴位按摩等,每一步都要注重细节。为此指甲不能留,有异味的东西尽量不吃,要让顾客在享受服务中有最好的体验感。

小小的洗头工作,徐爽学了近半个月,期间受挫是家常便饭。有时不小心让客人衣领或脸上沾到了水,客人不高兴地抱怨两句,虽

然话不难听,但徐爽心里总会很难过。实在委屈了,她会给妈妈打电话诉苦,甚至忍不住哭一场。

按照店里的工作时间,徐爽每天从9点开始,最晚要干活到晚上9点,期间基本都要站着。客人最多时,她一天就要为五六十人洗头。小姑娘不喜欢戴手套,沾水太多,指肚常是皱的。没干几天,手就破裂了,疼得她抓心挠腮。

“干起来真觉得太辛苦了,开始时晚上浑身酸疼,睡不着觉,就想一直躺着不动。”徐爽说。

两个月后,她才适应了这种工作节奏,紧接着又开始学习头皮护理技巧。“这个比洗头难很多,要懂专业知识。”徐爽说,这种越来越有挑战性的工作,也在不断点燃她的斗志。除了跟店里的专业老师学习,她还会抓住产品供货企业的培训机会,经常出去学习专业课程。

对徐爽而言,这份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坚持的工作,她却日渐甘之如饴。“在这个平台,只要肯学,就不愁没有机会,生活也会因此变得充实、有意义。”

### “想要干好,必须不断学习”

一年的时间,徐爽吃住在店里,工作几乎成了她生活的全部。随着不断深入地学习,她的奋斗目标也从“成为像舅舅一样优秀的发型师”变成“成为顶尖的头皮专业护理师”。在她看来,护理师岗位的专业性和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好。

徐爽告诉记者,她所在的店内,头皮护理分为泰洗、清洁、营养、生发四个大项,护理师们要做的就是用专业技术,帮助顾客解决头屑、出油、脱发、毛囊炎等头皮问题。

徐爽正在为顾客做头皮清理服务。  
本报记者 柳姗姗 摄

的掌握也越来越多,要想干好,必须不断学习提升,用更专业的技术去赢得认可。”

“我现在还很年轻,有很大学习和成长的空间。未来,我一定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和本事,在这个城市立足、安家。”徐爽自信地说。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